

臺灣文獻叢刊 第一輯

臺灣外記

江日昇撰

臺灣文獻  
叢刊第一輯

臺灣外記

衆文圖書公司印行

臺灣文獻叢刊第六〇種

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

# 臺灣外記

江日昇

衆文圖書公司影印

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三月影印版

臺灣文獻叢刊第一輯

1. 臺灣外記

定價：新台幣 元

編者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

出版者：衆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號  
電話：三一一九六八三
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九三號

發行者：古亭書屋

地址：台北市景美興德路十二號  
電話：九三二六一〇六

經銷者：全省各書局

臺灣銀行研編字第〇〇六七號函同意出版

版權  
所有

臺灣文獻叢刊 第一輯

本書影印

謹向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致謝

## 臺灣文獻叢刊第一輯

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

本叢刊爲臺銀所出版刊物之一，自民國四十六年始，以迄於今，共出版三〇九種，計五九六冊。其範圍以清代有關臺灣之私人著述及南明史料，鄭氏紀事、方志、官方檔案等資料爲主，舉凡臺灣之地理、歷史、風俗、人情等社會資料無不備焉。對於臺灣之歷史沿革，與大陸之關係，荷日之侵略及海寇之騷擾、社會建置、政治措施、治匪屯番等方面，提供了許多珍貴的資料和論著，誠爲「臺灣研究」之最佳參考。

### 一、臺灣外記（十卷） 江日昇撰 民國四十八年 四四八頁

本書所載臺灣鄭氏事，誠閩人說閩事。乃就當日所獵聞、事之親身目覩者以外，並於「明紀」、「遺聞」或「名臣奏疏」以及「平南實紀」等諸書廣爲搜輯。今本由方豪先生根據七種版本合校成編。

### 二、鄭成功傳（合刊） 鄭亦鄰撰 民國四十九年 一五六頁

作者鄭亦鄰，字居仲；福建海澄人。康熙四十五年進士，旋授內閣。稍後任內閣中書，書成於其任內，上距臺灣鄭氏之亡約二十餘年。傳繫鄭氏四世事，編年紀述。本書又收錄清史列傳中之「鄭芝龍傳」、清史稿中之「鄭成功傳」及匪石撰之「鄭成功傳」三種。另附「延平

「二王遺集」和「鄭延平王受明官爵考」。

賜姓始末（一卷） 黃宗義撰 民國四十七年 九十八頁。

「賜姓始末」，記臺灣鄭氏事，以敘鄭芝龍發跡及成功南京之役爲較詳，餘極簡。今本並收附行朝錄中之「隆武紀年」、「魯紀年」及「永曆紀年」。

臺灣割據志（不分卷） 川口長孺撰 民國四十六年 八十六頁

臺灣鄭氏紀事（上中下卷） 川口長孺撰 民國四十七年 七十八頁

兩書內容大同小異，書中首述臺灣之風土及先住民習俗，次述明季漳、泉人之通販於臺灣；再次，自天啓元年，迄清雍正元年，有關臺灣之史事，靡不編年記載。

### 三、從征實錄（不分卷） 楊英撰 民國四十七年 一九四頁

本書原爲抄本影印，得之於福建南安石井鄉鄭氏後裔，今本重標點排印者，爲延平戶官楊英追隨鄭成功征戰按年逐月之紀錄；自永曆三年迄十六年，凡大小征戰，幾於無役不從。此書體例，不以延平一生事蹟爲始末，而以楊英從征目覩爲標準。

靖海紀事（上下兩卷） 施琅撰 民國四十七年 一〇二頁

施琅，一作煥或郎，字尊侯，號琢公，福建晉江人。初爲鄭芝龍以迄成功部將，後因嫌降清卒爲鄭氏死敵。

康熙二十二年六月，進軍澎湖，再戰而捷，鄭氏率屬以降；當臺灣底定之時，加授「靖海將

## 自序

余歷稽帝業之正，莫如我世祖章皇帝也。世祖當甲申之變，整提一旅，戡亂除奸；應天順人，承繼大統。以及今上，萬國賓服。惟臺灣鄭氏與二三故老，遵奉舊朔，孤承海外，恃波濤之險，來往倏忽，騷擾邊疆，費朝廷無數金錢，以至遷移五省，屢勸南顧之憂者四十年。其間英傑沒於王事者，指不勝屈，是殺運之未盡故也。迨至殺運告終，盛世將見，天必生散金之姚公以撫之。施侯六月興師，果敢在於人謀；一戰決計，見機體乎天意。遂將臺灣荒服之地，爲朝廷收入版圖，四海歸一焉。但成功髻年儒生，能痛哭知君而舍父，克守臣節，事未可泯。況有故明之裔寧靖王從容就義，五姬亦從之死；是臺灣成功之踞，實爲寧靖王而踞，亦蜀漢之北地王然。故就其始末，廣搜輯成。誠閩人說閩事，以應纂修國史者採擇焉。

時康熙四十三年歲次甲申冬至後三日，九閩珠浦東旭氏江日昇謹識於雲陽之寄軒。





## 陳序

余司鐸南詔，於康熙四十八年己丑春，獲交珠浦江子東旭，蓋循循然重厚博物君子也。嗣出其所輯臺灣外志凡十卷，而囑敘於予；予讀其書，起明季擁衆，紀我朝歸順，垂六十年。其間島嶼之阻絕，城壘之沿革，鎮弁營將忠義背逆，以至朝廷之征討招徠，沿海之戰征區畫，靡不廣羅窮搜，瞭如指掌間。洵志乘之大觀，班、馬之倫匹也。

蓋嘗論之：作史有三長：曰才、曰學、曰識。非具曠世之才者，不能盱衡千古，驅策百家；非負蓋世之學者，不能參稽明備，討論精詳；至其權衡統系，斟酌褒譏之得宜，尤非抱卓絕之識者不辦也。故作史難，而作偏隅之史爲尤難。考成功以有明賜姓，避竄臺灣，奉永曆故朔三十有七年。蹟其仗義執言，全髮守節，庶幾齊田橫遺風，不可謂非偉男子；然以我朝視之，則固勝國遊魂、海隅窮魄也，律以犯邊梗化，夫復何辭？作史者當聖朝全盛之時，記邊島竊據之跡，使孤忠遺憤，獲伸於光天化日之下，不夏夏乎其難哉！今是編所記鄭氏，於其不忘故國也，如睹閩關百奧，天威咫尺之誠；於其接遇三孫也，如見相依爲命，保護備至之誼。忠肝義膽，赫赫如在目前。至敘今皇帝之殷憂南顧，議撫議剿，六月興師而鄭氏賓服，臺灣底定，殆亘古未有一統之天下也。非江子才學素優而抱卓絕之識者，焉能辦此哉？他如寧靖王之就義從容、五姬從死，與夫忠臣

義士、閨閣節烈者，尤惓惓三致意焉！江子豈獨備史氏之三長，抑且有功於名教，立頑起懦，不朽矣！

三山弟岷源陳祈永拜題。

## 彭序

康熙四十七年戊子春正月，余遊閩嶠，寓芝山蘭若，獲交山陰余元聞。一日，論有明崇禎帝諡法，遂出其先王父武貞公奏疏暨遺稿見示，中有辨思烈諡號一書，極光明正大；而其諡爲毅宗正皇帝者，是先生一人之碩論也。先生諱煌，字武貞，登天啓乙丑進士，爲殿試第一人；入史館，直諫敢言。捧誦之下，令人想見古大臣遺風。第運了陽九，不獲展其大有爲之志，可嘆也！

元聞手一書，其標目曰臺灣外志，紀我朝新闢臺灣，海外從來未有之土地也，識明季海上鄭氏事最詳。筆力古勁，雅有龍門班掾風。及詢作者姓氏里居，始知爲江子東旭撰。余因嘆曰：『江子負如此才，不獲纂修史館，而乃淪落草野，成一家言以自見，其亦勞瘁矣乎！』江子爲甌閩士，性嗜古文詞，不拘章句學；幼從其先人遊宦嶺表，悉鄭氏行事，因編次其所見聞，備他日史官採取，其用心良苦。而因事直書，不置褒貶，積歲月以成，江子原無庸心於其間也。按鄭芝龍投誠後，其子成功，據臺灣海島，故明王孫相依爲命者，垂數十年；至癸亥歸順，又有寧靖王從容就義，至五姬偕從之死；江子獨斷以成功臺灣之踞，是以寧靖王而踞也。其卓識宏深，且其間忠臣義士、孝子慈孫，與夫閭閻之節烈，罔不光如日月；卽當日公侯將帥出入其門，不啻數十輩，而鄭氏遂應

五代諸侯之讖，可謂奇男子。江子今爲之表彰，不致海外荒服年久湮沒，人皆謂大有功於鄭氏，而詎知其有功於忠孝節義者爲更多乎哉！故讀是編者，可以教孝、可以教忠、可以教義，卽閨閣聞之，亦莫不油然而生其節烈之心；有功名教，良匪淺鮮。異日以之登大廷，備史氏之闕文，江子與是書不朽矣！

余不敏，謹爲數語，以弁其端。漢陽同學弟彭一楷拜手題。

## 鄭序

天之生才，豈偶然哉？生是才，必有所以用是才。然生才不一，用亦不一；或隆以南面百城，或置之衡門泌水；又甚者，拂亂顛連，無以自立。不可謂如彼者，天生之、天用之，可以見才；如此者，天生之、天未嘗用之，不可以見才也。蓋必至是，乃所以空、乏、動、忍，使之奮發有爲，名當時、傳後世，加厚之以無容湮沒者也。吾友江子東旭，其先君當勝國之末，嘗統數萬兵，見天命有在，歸誠我朝，改武爲文，授州守之職。東旭爲幼子，最所鍾愛，晨夕左右不離，習知時事，強記博聞，疏財重義，四壁蕭然。噫！以如是之才，際用人不次之會，咸謂其必有合也。奈何命與時違，歷落牢騷，所如不偶，行多坎壈。緣與友人計畫，無如數何！欲爲鶯鳴義俠，反成雀角謗疑，構訟歲月，徒倚縣庭，因著臺灣外志一書。

其書專爲鄭氏而作，始於明太祖，非欲著明之始，所以著鄭之始也；首誌顏思齊，所以誌鄭芝龍之始，又所以誌開關臺灣之始也。成功賜姓，弱冠書生，以半旅師，踞金厦島彈丸之地，抗天下兵，可不謂壯乎？審時度勢，效虬髯所爲，遁蹟臺灣，存明故朔，父子祖孫，相繼四十年，終明之世，僅見一人。其間立心之誠僞、謀略之巧拙、部伍之嚴肅、將帥之勇驍、賢臣隱士之遺踪、勝朝宗室之潛寓，義士、忠臣、烈女、節婦，

凡有所見，皆筆於書；及至施侯奏功、鄭氏歸誠、寧靖王盡節、五姬殉難。東旭此書，以臺灣之踞，實爲寧靖一人而踞，寧靖王死而明絕；其卓識宏深，誠足千古。

噫！使東旭非構訟感憤，徙倚縣庭，安得此書而傳於世？太史公稱西伯演易、孔子春秋以及離騷、國語、兵法、呂覽、說難、孤憤、詩三百篇，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。東旭具如是才，成此一家言，豈非天使之名當時、傳後世，加厚之以無容湮沒者乎？較之南面百城，其見才爲何如耶？

余讀是書，不能嘿嘿，爰敘其所作之由。雲陽誼教弟鄭應發頓首拜書。

## 余序

余與江子東旭，計別二十有三秋矣！一旦既見於鵝城水濱，相視，其夢乎？真耶？鬚已蒼、髮已斑，幸顏如昨而力尙壯。遂相携登舫，市酒痛飲；索別後著述，出所輯臺灣外志一書。展開「凡例」，內有：『臺灣地將靈矣，天必先假手顏思齊爲之引子、紅毛爲之規模、成功爲之開闢，俾朝廷收入版圖，設爲郡縣，以垂萬世』。則全部瞭如指掌，又何用細閱紀年章節哉？

但不細加詳讀，不知其盛衰有數，忠節有人；來脈去路，事蹟茫然。是以典春衣、浮大白，竭二日夜之功，方悟太史展成先生西堂集中有『草雞夜鳴，長尾大耳』之讖，效卷首應之。展卷釋之，信天有善作文章手段：引子者，破承也；規模者，起講也；開闢者，二比落題也；收爲郡縣者，中股結束也。文章成歟！何以見天之善作文章？當成功舍父忠君，其間誠僞，正曹操死於獻劍、王莽死於下土，此固未足深論。第其守明故朔，避遁臺灣，與勝國宗室故老相守，矢志不貳，亦黃冠故鄉，足以風後世爲人臣者，且可以佐國朝開闢從未有土地，奠安天南半壁。假若犯江南歸而金厦平，是文章之無作手；故戰勝於一時，是天之正欲起講也。臺灣關矣，成功遂死；金厦平矣，鄭經即遁。紅毛若不沈舟於普陀港，施侯若不遭颶於青水壠，臺灣即得，亦是二比之勞。將爲我國



家乎？抑選之紅毛乎？斯時荒蕪草創，國家未必留之。選於紅毛，臺灣乃五省屏藩，地方遼遠；紅毛者，亦故明之最防範，保無有宵小與合，爲崇沿邊。故天假之年數，俾水土可服，耕鑿已繁，阡陌交羅；村落華美，聖廟興矣，人物蕃盛。況周之仁，尙有管、蔡；漢之德，豈無彭、陳？又仗彼爲甲寅變尾敗之後，爲我國家遏閩、浙之熾，得復兩粵、湖、楚、滇、黔，特釜魚之遊耳；是文章之頓挫落題也。丁巳（康熙十六年）之敗，苟若從喇將軍之勸，搖櫓東歸，退守其間，進貢受封亦可；則文章淡而無奇。必使劉國軒恃其狡黠，猖獗於漳、泉之間，亦燈將滅而光必爲焰烈；此文章之波瀾也。意將盡矣，自有散金姚督，必剿施侯，六月風濤自然不興，一戰敗北，束手是聽；聖朝俎豆未必可毀，土地膏腴焉可輕棄？擔承題留，設爲郡縣，誠東南長策；文章之結構也。將來可與粵瓊甲乙，文人丘海，出爲聖朝柱石；卽鄭氏數十載抗拒逆天威、殘擾邊疆，朝廷亦不深求，且錫以公爵。嗚呼！招降不從，謀擒不得，天其相之，聖主赦之，其亦有深得於忠義二字之報哉！外志一書，天直假東旭之筆，發明彼定位乾坤、因時顯晦之意。據事直書而無猥談瑣語竄入其中，不致忠孝節烈、賢臣隱士，年久湮沒。備採史氏，附光盛世，則凡耕耨於斯、聚族於斯、官守於斯，知其所自來。設置方略，毋放僻邪侈，棄本就末，受天時地利之厚澤；期奠安利益，節用愛人，副朝廷命官致治之深仁。實紀事之正，有益風化，自當垂其不朽。

余讀竟，不勝擊節。爰書數言，以弁其端。溫陵庚弟余世謙子遠氏書於鵝城舟居。